

# 影子人的光

金波

我一直记得,小时候,妈妈给我剪了一个纸人,还点了一根蜡烛。烛光晃动着,那个纸人的影子就在烛光里活了。他扭动着身子,给我表演影子人舞蹈。

很多年过去了,我常常想起影子人。可惜我不会剪纸,剪不出妈妈剪的那种生动活泼的影子人形象。

我常常在入睡前,熄了灯,回想起影子人在烛光里晃动的情景。我随口唱出了那首影子人的童谣:笑哈哈,笑哈哈,笑话戴着破草帽……

我自己唱着唱着也笑了。

我要告诉你的是,有一天夜晚,我熄了灯,刚唱出第一句,就听见窸窣窸窣的声音传过来。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,有微弱的亮点从远处闪过来,越闪越近,越近越亮。

啊,我看见七十多年前的那个影子人了。我仔细地打量着他,我发现他有了变化,他变得很明亮,不像我小时候烛光里的那个影子人。那时候,他穿了一身暗红色的旧衣服。现在,他换上了一身很鲜亮的淡绿色的衣服。

“是你吗,影子人?”

“是我呀,好长好长时间不见了。”

“你应该是从烛光里走出来的呀,你怎么从黑暗里走出来了?”

“是的,原本我是在黑暗里的,谁也看不见我。后来,是烛光照亮了我,我才诞生了,你们才看见了我。”

昔余工作于江苏地段医院,中一村属江苏街道辖地。因喜爱书画,故时往中一村唐云先生府上请教。每至“大石斋”中,品茗、观画、赏画、饮酒、啖珍、把玩、听趣,诸般清欢,诚可乐也。

忆初访大石斋,犹在“文革”末期。彼时年少懵懂,竟携寻常宣纸,冒昧求画。先生与吾素昧平生,然悉余是本地区小医生,不以为忤,反慨然允。更笑言:“纸劣不宜存墨,当为君易佳楮。”遂作《竹雀图》见赠。此情此景,至今思之,犹感温煦。

后往来渐密,某日先生示一旧作,问:“此何景耶?”吾观之,说道:“牧童憩于树下乎?”先生抚掌大笑:“此娃儿正解手也!昔

年村野童稚,率皆如此。”此画约作于一九二八年前,较外界所知唐公最早作品犹早数载,惜今已不知所终,诚可叹也。

大石斋在三楼,画案

## 大石斋忆往

冯寿侃

旁小床上常列紫砂壶几柄,先生时时摩挲把玩。后乃知“八壶精舍”所珍之曼生壶,竟日置于此。寻常沏茶自饮待客皆用名器,泉水有友人自虎跑运来,清雅至此,今已成绝响。先生曾语及最富时藏曼生壶十一柄,然吾未及细询其余三壶下落,今更已不知其所终,憾矣!

大石斋四壁丹青常

我发现影子人说得很很有道理。

“你说得对。”他稍稍走近我,坐在我家的一把老藤椅上。“没有光哪里会有影子啊,有了看得见的影子人,人们才认识了我。”他沉默了一会儿,继续说,“人们又开始用目光照着我,我觉得人的目光是不一样的。”

我只点了点头,听他继续说。“人的目光是温暖的。如果他爱上了那个他看见的东西,他的目光就会传达他无声的爱。”我似乎无话可说,只希望他继续说。

“烛光诞生了我,目光温暖了我。”影子人似乎说完了。他沉默了。

我却一时也说不出什么。我们都沉默着。但我的思考没停下来,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影子人。

我思考着,我的母亲用她的爱和智慧剪了那个纸人,又点燃了那烛光,一个活泼可爱的影子人就诞生了。

我思考着,影子人那通体感受到的光,使他变成了一个有情有义的人。

我思考着,当影子人得到了那么多目光的赞美,他便有了一个温暖美丽的灵魂。

影子人,你说得真好:烛光诞生了我,目光温暖了我。

我要说一句:有光的影子人又点燃了我们的梦想。

有光,才有鲜活的生命。

易。尝悬齐白石画轴,墨迹微损,先生亲为接笔,谓:“补笔如续脉,形意势色皆须贯通,失之毫厘则全幅皆损。”又见金农画梅,先生伫立良久,叹曰:“冬心构图之妙,今我尚不能及。”其虚怀若此。

秋日尝共啖蟹。先生饮洋酒,言及少年时豪饮,尽可花雕十几斤,然更喜烈酒,而今从医,酌减其量其烈。又笑谈访东瀛宴坐之苦:“彼邦席地盘桓,吾体胖不堪屈曲,每宴如受刑。”诸语生动,满座粲然。

时光飞逝,忽已数十年,斋中光影、壶里烟霞、纸上云山,皆化作忆海片羽。

先生之风雅襟怀,犹似昨昔清茗,余香不绝。



共生(陶瓷)周紫璇

只不过是“眼睛一眨”的那一年,年轻朋友约我去淮海路思南路口的仙踪林,去做什么全然忘记,但是仙踪林记住了。

并不很大的店堂里,绿色基调,满目丛林效果,天花板吊下来的秋千,是要抢的座椅。我坐上去,两只脚努力踩住地面,否则秋千真会荡起来。偏偏秋千设计的高度,就是要让你踮脚,晃来晃去,仙踪林也就有了仙气,很自然被带入了《绿野仙踪》的境界,那是美国人1939年拍的童话故事片。

虽然那时候我年纪不大,但是看一眼店堂里坐着的,年纪几乎是我二分之一。奶茶柠檬茶,唧唧我我,叽叽喳喳。这眼睛一眨的年份大约是2000年。仙踪林是淮海路上最早的奶茶店,因此成了70、80后的热衷。

仙踪林的位置,我太熟悉也太有感情了,它是我学生年代经过次数最多的丁字路口。我的小学,淮海中路小学(现在的华狮广场)就在对面。不过那

时候,还没有仙踪林,是天山回民食品商店,我们习惯叫它天山。网上至今还可以看到这家店的黑白照片。

于我和我这一代人,天山的美好记忆更多。那个年代,食品店和少年是没有隔阂的,糖果可以论只卖,小孩子钱少,去食品店买十只八只糖已经是阔气了。盐津枣之类更是几分钱一包。从淮小穿过马路,直接就走进天山了。

不要看老照片里的天山黑擦擦的,没有派头,它在中国糖果工业江湖里,是狠角色。奶油话梅糖,谁都不会忘记,不是话梅,却是话梅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谁口袋里摸出几粒话梅糖给大家吃,口碑好得不得了。话梅糖,是天山回民食品厂1972年的发明。写到此,我竟然感觉有一粒话梅糖含在嘴里。

天山还有一种名气很响的糖,是桉

继音乐丛书《乐声传奇》《乐坛春秋》之后,李定国先生的第三本音乐专著《乐海揽胜》即将付梓面世,我有幸先睹为快。

这本新书中撰写了吕骥、李焕之和吴祖强三位曾经的音协主席;还有中国最早的声乐艺术家周淑安和应尚能;中国声乐四大名旦中的黄友葵、喻宜萱和郎毓秀;中国民族音乐的几位代表人物:刘天华、杨荫浏、华彦钧;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刘炽、吕远、吕其明、晨耕、生茂、唐河和李遇秋等一批作曲家,以及由新中国培养并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音乐大家施光南和王酩等。书中其他各色人等,也都读来有血有肉、鲜活生动,仿佛在与之对话,娓娓道来。

新书中写到了中央乐团和上海歌剧院的由来和发展历程,及上海音乐学院的前世今生。可谓内容丰富,史料翔实,又有很强的可读性。例如上音一文中,详解了一直困惑人们多年的一个问题,即抗战时在重庆办学期间,青木关和复兴关,究竟哪地是上海音专旧址?

我与李定国相识相交很投缘,他性格率真、快人快语,不讲假话,是个性情中人。他对采访和写作非常认真执着,而且很投入,始终保持一颗童真之心,这在物欲横流的当下,是尤为可贵的。李定国并非专业音乐工作者,但他作为音乐制作人,和胞弟李建国策划组织过许多有重大影响的演出。他作为乐评人长期在各大主流媒体发表过数百篇乐评文章。家庭的熏陶和长期的音乐实践积累,也造就了他较深的音乐修为。最让人敬佩的是,如今他还坚持在音乐写作园地耕耘,每天写作不辍。

诚然,百多年的中国音乐史其实就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,而李定国笔下这一百三十多万字的三部音乐专著中,所撰写的林林总总的音乐人物、音乐团体及音乐事件、音乐评论等,已勾勒出一幅无比壮美瑰丽的音乐历史画卷,几乎涵盖了音乐史的历史。阅读这样的书籍,尤其对大

叶糖,这是天山从旧日上海天明食品厂传承下来的品牌。三角形卷状,淡绿色的包装上,一片桉叶。当年上年纪的男人,衣裳袋里会有一盒桉叶糖,蛮有派头的。

话梅糖生津,桉叶糖止咳,天山都有了。

从天山到仙踪林,这一步跨度很大。检索一番后知道了,仙踪林店是天山回民食品厂下属的“加州彩虹”公司经营的,开业是在1996年。怪不得,仙踪林店招上还有“加州彩虹”字样。

2007年,仙踪林里跑出一匹马——运动系列的彪马,跑到了淮海路思南路口。有一次,陪著名国画家戴敦邦在淮海路上City walk。经过思南路淮海路口,是彪马裸眼3D的橱窗。突然间,一只猎豹蹿了出来,戴老一愣。戴老知道这是假的,不过国画大师也不知道是怎

么个假法了。戴老的情感记忆点也是在天山。戴老自我爆料:年轻时和师母轧朋友荡马路,经常走过这里。我听着乱猜想,假如戴老戴师母谈恋爱时,这里已经是仙踪林,说不定,也会进去荡秋千的。

几年前,听说仙踪林在TX淮海开了新店,二十多年前仙踪林里的少男少女,一眨眼也不年轻了,不过丝毫没有减轻他们对仙踪林的偏好,网络上纷纷追忆怀念。每个人总是觉得自己的青春际遇是最有价值的,更何况,仙踪林真是抚慰了70、80后的青春悸动。

至于我,不去仙踪林轧闹猛了。一旦进去,小朋友们出于尊老,将秋千座让给我,我也不敢坐,就怕两只脚没有踩稳地面。

中学生和广大音乐爱好者来说,既可了解中国音乐历史,又无意中增长了音乐知识,更对提高整个国人的文化素质大有益处。据我所知,如今音乐及其他艺术院校的学生,包括很多老师,对中国音乐历史也是知之甚少。因此,这三本专著对于从事音乐和艺术工作及爱好者来说,是开卷有益的,是应该通读熟悉的。

中国的近现代音乐从沈心工和李叔同开创的“学堂乐歌”到蔡元培、萧友梅开办的北大音乐传习所,再到国立上海音乐学院的创办,历经无数跌宕曲折和艰难,才造就了如今音乐的辉煌。无疑,音乐是历史的记录者。当

静安雕塑公园有小小梅园,花开喧妍,清香扑鼻。闪耀着玉之光泽的黄花绿朵白蕊妆成如烟霞迷离的树影梅苑。而《梅花喜神谱》就静静地藏在花树之后,廊壁、石刻,刻工精细,一枝一蕊一题一诗,简洁至极,而“泠泠然”的梅花态度已鲜活可感;数十幅图,毫不单调,花的变化是时间,从开到谢;枝的变化是空间,枝形各异,卓尔不群。

驻足凝视,才懂得梅花的数量词为何是枝,而不是朵。枝是本,花是末,枝花一体,是生命的完成,如土拱出的芽、蚌孕出的珠、弓射出的箭……如果枝是一个沉默如山、惜字如金的人,花就是他作的一年一度的演讲,选择在冰天雪地之时发布,传递“香中别有韵,清极不知寒”的生命态度。

《梅花喜神谱》的作者宋伯仁在序言中自称“余有梅癖,辟圃以栽,筑亭以对,刊《清履录》以咏……余于花放时,满肝清霜,满肩寒月,不灰细徘徊于竹篱茅屋边,嗅寒吹英,接香嚼粉,谛玩梅花之低昂俯仰、分合卷舒……然后把梅花“自甲而芳由荣而悴”的全过程落于笔下,作画200多幅,最后精选100幅,题名配诗,刊刻成书。

这是我国首部以梅花为主题的木刻画谱,李约瑟评价:“宋伯仁不仅是一位艺术家,更像一位植物学家,细致描绘了梅花从花蕾初绽到结果直至花瓣凋落的全过程,使此书兼具艺术图谱与博物学志的双重价值。”

宋伯仁生于1199年,创作《梅花喜神谱》时,是他困顿的中年,年近40。他刚结束了上一份工作——泰州煎茶盐场监官,“官况苦如梅豆小”“苦雨督课甚迫”是他对这份工作的描述;三年期满,

他辞职移居临安西马塍,开辟自己的梅园,尽兴观梅、画梅、参梅、写梅,在“格”梅花每一个生命瞬间的极致中,确认自身,获得力量。

1237年的南宋,内外交困,社稷不安。他写梅花自有“清奇俊古,与红尘事无一点相著”的隐士品质,但同时也具“止三军渴,调金鼎羹”领军治国之才;他希望“此书之作,岂不能动爱君忧国之士,垂绅正笏,措天下于泰山之安?”《梅花喜神谱》既供好

梅之士品评玩赏,也是干渴之作,宋伯仁以此结交朝中贵人,获得为国征战的的机会,完成他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君子正命。

《梅花喜神谱》创作、成书之间,宋伯仁两度从军,却“时事满膺无处说,一年年似病维摩”。他写“役役人间世,齐头四十年。读书虽未已,作事亦徒然。”描述了茫然无着的中年心境——在无尽的时代忧患和人生困境中,他如梅花般勇敢坚韧,后来终得学以致用,前往边远戎区——武冈履职,在边陲之地,宋伯仁修缮学宫、以文治邑,教化边民。1241年,宋伯仁好友、同为南宋江湖派诗人的张炜有诗《寄武冈宰宋雪岩》,赞他“诸蛮帖化花阴静,一骑飞尘碧墨香”。在当时的乱世之下,这已经是难得的美好。

《梅花喜神谱》记录了一枝宋代梅花,更记录了一位有梅花精神的宋朝读书人,一个在现实与理想的激烈冲突中真实面对、不言放弃的生命样本。宋伯仁后来的生命轨迹已不可考,而他笔下的那枝梅花,在刀刀刻痕里活到了现在。

眼前的梅依稀还是1186年范成大《梅谱》中的那些品种:江梅、早梅、官粉梅、朱砂梅、玉蝶梅、绿萼梅……它们依然长在1194年张功甫《梅品》“花宜称”环境中:淡云,晓日,薄寒,细雨,轻烟……梅园造境师们巧思细作,几乎一一复现这些场景,想把我们送回那个梅花文化繁盛的宋代。只是,还会再有那个“满肝清霜,满肩寒月”的格梅人吗?

“喜神”二字,清代乾嘉时期学者钱大昕、阮元考证归于宋元“写像”俗语,释为“写生”;而我更喜欢同期文学家王芭孙的说法:“喜神”本出释藏《华严经》,意即“花之在树,常不如其在纸之寿无量也”。若此,花与人,通过一部《梅花喜神谱》,皆无量寿也。

很多人不知道,城隍庙里是有路的,只是你不知道它的路名。

“老马路”变迁 责编:殷健灵

年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,为抗战的最后胜利,是起过很大作用的。因此无论是战争年代,抑或和平建设时期,音乐都曾激励过亿万国人忘我地投身其中,这就是音乐的力量。中国的国力,早已今

非昔比,已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各类音乐人才。但近些年来,由于一些音乐工作者的创作立场和观念出现偏颇,因而音乐创作不力。究其原因,最根本的是没有扎根自己民族的沃土。无疑,交响乐、歌剧、芭蕾及各种西洋乐器音乐,原来都是“舶来品”。即使以现今中国的整体水平与之相比较,还是有很大差距的,但我们不能妄自菲薄。要知道中

静安雕塑公园有小小梅园,花开喧妍,清香扑鼻。闪耀着玉之光泽的黄花绿朵白蕊妆成如烟霞迷离的树影梅苑。而《梅花喜神谱》就静静地藏在花树之后,廊壁、石刻,刻工精细,一枝一蕊一题一诗,简洁至极,而“泠泠然”的梅花态度已鲜活可感;数十幅图,毫不单调,花的变化是时间,从开到谢;枝的变化是空间,枝形各异,卓尔不群。

驻足凝视,才懂得梅花的数量词为何是枝,而不是朵。枝是本,花是末,枝花一体,是生命的完成,如土拱出的芽、蚌孕出的珠、弓射出的箭……如果枝是一个沉默如山、惜字如金的人,花就是他作的一年一度的演讲,选择在冰天雪地之时发布,传递“香中别有韵,清极不知寒”的生命态度。

《梅花喜神谱》的作者宋伯仁在序言中自称“余有梅癖,辟圃以栽,筑亭以对,刊《清履录》以咏……余于花放时,满肝清霜,满肩寒月,不灰细徘徊于竹篱茅屋边,嗅寒吹英,接香嚼粉,谛玩梅花之低昂俯仰、分合卷舒……然后把梅花“自甲而芳由荣而悴”的全过程落于笔下,作画200多幅,最后精选100幅,题名配诗,刊刻成书。

这是我国首部以梅花为主题的木刻画谱,李约瑟评价:“宋伯仁不仅是一位艺术家,更像一位植物学家,细致描绘了梅花从花蕾初绽到结果直至花瓣凋落的全过程,使此书兼具艺术图谱与博物学志的双重价值。”

宋伯仁生于1199年,创作《梅花喜神谱》时,是他困顿的中年,年近40。他刚结束了上一份工作——泰州煎茶盐场监官,“官况苦如梅豆小”“苦雨督课甚迫”是他对这份工作的描述;三年期满,

他辞职移居临安西马塍,开辟自己的梅园,尽兴观梅、画梅、参梅、写梅,在“格”梅花每一个生命瞬间的极致中,确认自身,获得力量。

1237年的南宋,内外交困,社稷不安。他写梅花自有“清奇俊古,与红尘事无一点相著”的隐士品质,但同时也具“止三军渴,调金鼎羹”领军治国之才;他希望“此书之作,岂不能动爱君忧国之士,垂绅正笏,措天下于泰山之安?”《梅花喜神谱》既供好

梅之士品评玩赏,也是干渴之作,宋伯仁以此结交朝中贵人,获得为国征战的的机会,完成他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君子正命。

《梅花喜神谱》创作、成书之间,宋伯仁两度从军,却“时事满膺无处说,一年年似病维摩”。他写“役役人间世,齐头四十年。读书虽未已,作事亦徒然。”描述了茫然无着的中年心境——在无尽的时代忧患和人生困境中,他如梅花般勇敢坚韧,后来终得学以致用,前往边远戎区——武冈履职,在边陲之地,宋伯仁修缮学宫、以文治邑,教化边民。1241年,宋伯仁好友、同为南宋江湖派诗人的张炜有诗《寄武冈宰宋雪岩》,赞他“诸蛮帖化花阴静,一骑飞尘碧墨香”。在当时的乱世之下,这已经是难得的美好。

《梅花喜神谱》记录了一枝宋代梅花,更记录了一位有梅花精神的宋朝读书人,一个在现实与理想的激烈冲突中真实面对、不言放弃的生命样本。宋伯仁后来的生命轨迹已不可考,而他笔下的那枝梅花,在刀刀刻痕里活到了现在。

眼前的梅依稀还是1186年范成大《梅谱》中的那些品种:江梅、早梅、官粉梅、朱砂梅、玉蝶梅、绿萼梅……它们依然长在1194年张功甫《梅品》“花宜称”环境中:淡云,晓日,薄寒,细雨,轻烟……梅园造境师们巧思细作,几乎一一复现这些场景,想把我们送回那个梅花文化繁盛的宋代。只是,还会再有那个“满肝清霜,满肩寒月”的格梅人吗?

“喜神”二字,清代乾嘉时期学者钱大昕、阮元考证归于宋元“写像”俗语,释为“写生”;而我更喜欢同期文学家王芭孙的说法:“喜神”本出释藏《华严经》,意即“花之在树,常不如其在纸之寿无量也”。若此,花与人,通过一部《梅花喜神谱》,皆无量寿也。

很多人不知道,城隍庙里是有路的,只是你不知道它的路名。

“老马路”变迁 责编:殷健灵

国浩瀚的民族、民间和戏曲音乐海洋,这是全世界所有国家所没有的宝贵财富。

试想,中国的音乐家们在掌握高超的西洋音乐技法基础上,又扎根在自己民族音乐的沃土中创作,那么中国的音乐作品一定会傲立于世界音乐之林。

中国的音乐家应该清晰地认识到:是中国人民养育了自己。“为人民呐喊,替时代高歌”是自己的职责所在。中国的作曲家理应堂堂正正地行走在天地间。所谓天,就是人民;所谓地,就是生活,更是时代。只要我们音乐工作者能深入并扎根生活,用自己的生命激情去拥抱时代,就会产生和拥有无尽的创作源泉,定能谱写出无愧时代并得到人民群众热烈期盼和欢迎的音乐佳作。

静安雕塑公园有小小梅园,花开喧妍,清香扑鼻。闪耀着玉之光泽的黄花绿朵白蕊妆成如烟霞迷离的树影梅苑。而《梅花喜神谱》就静静地藏在花树之后,廊壁、石刻,刻工精细,一枝一蕊一题一诗,简洁至极,而“泠泠然”的梅花态度已鲜活可感;数十幅图,毫不单调,花的变化是时间,从开到谢;枝的变化是空间,枝形各异,卓尔不群。

驻足凝视,才懂得梅花的数量词为何是枝,而不是朵。枝是本,花是末,枝花一体,是生命的完成,如土拱出的芽、蚌孕出的珠、弓射出的箭……如果枝是一个沉默如山、惜字如金的人,花就是他作的一年一度的演讲,选择在冰天雪地之时发布,传递“香中别有韵,清极不知寒”的生命态度。

《梅花喜神谱》的作者宋伯仁在序言中自称“余有梅癖,辟圃以栽,筑亭以对,刊《清履录》以咏……余于花放时,满肝清霜,满肩寒月,不灰细徘徊于竹篱茅屋边,嗅寒吹英,接香嚼粉,谛玩梅花之低昂俯仰、分合卷舒……然后把梅花“自甲而芳由荣而悴”的全过程落于笔下,作画200多幅,最后精选100幅,题名配诗,刊刻成书。

这是我国首部以梅花为主题的木刻画谱,李约瑟评价:“宋伯仁不仅是一位艺术家,更像一位植物学家,细致描绘了梅花从花蕾初绽到结果直至花瓣凋落的全过程,使此书兼具艺术图谱与博物学志的双重价值。”

宋伯仁生于1199年,创作《梅花喜神谱》时,是他困顿的中年,年近40。他刚结束了上一份工作——泰州煎茶盐场监官,“官况苦如梅豆小”“苦雨督课甚迫”是他对这份工作的描述;三年期满,

他辞职移居临安西马塍,开辟自己的梅园,尽兴观梅、画梅、参梅、写梅,在“格”梅花每一个生命瞬间的极致中,确认自身,获得力量。

1237年的南宋,内外交困,社稷不安。他写梅花自有“清奇俊古,与红尘事无一点相著”的隐士品质,但同时也具“止三军渴,调金鼎羹”领军治国之才;他希望“此书之作,岂不能动爱君忧国之士,垂绅正笏,措天下于泰山之安?”《梅花喜神谱》既供好

梅之士品评玩赏,也是干渴之作,宋伯仁以此结交朝中贵人,获得为国征战的的机会,完成他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君子正命。

《梅花喜神谱》创作、成书之间,宋伯仁两度从军,却“时事满膺无处说,一年年似病维摩”。他写“役役人间世,齐头四十年。读书虽未已,作事亦徒然。”描述了茫然无着的中年心境——在无尽的时代忧患和人生困境中,他如梅花般勇敢坚韧,后来终得学以致用,前往边远戎区——武冈履职,在边陲之地,宋伯仁修缮学宫、以文治邑,教化边民。1241年,宋伯仁好友、同为南宋江湖派诗人的张炜有诗《寄武冈宰宋雪岩》,赞他“诸蛮帖化花阴静,一骑飞尘碧墨香”。在当时的乱世之下,这已经是难得的美好。

《梅花喜神谱》记录了一枝宋代梅花,更记录了一位有梅花精神的宋朝读书人,一个在现实与理想的激烈冲突中真实面对、不言放弃的生命样本。宋伯仁后来的生命轨迹已不可考,而他笔下的那枝梅花,在刀刀刻痕里活到了现在。

眼前的梅依稀还是1186年范成大《梅谱》中的那些品种:江梅、早梅、官粉梅、朱砂梅、玉蝶梅、绿萼梅……它们依然长在1194年张功甫《梅品》“花宜称”环境中:淡云,晓日,薄寒,细雨,轻烟……梅园造境师们巧思细作,几乎一一复现这些场景,想把我们送回那个梅花文化繁盛的宋代。只是,还会再有那个“满肝清霜,满肩寒月”的格梅人吗?

“喜神”二字,清代乾嘉时期学者钱大昕、阮元考证归于宋元“写像”俗语,释为“写生”;而我更喜欢同期文学家王芭孙的说法:“喜神”本出释藏《华严经》,意即“花之在树,常不如其在纸之寿无量也”。若此,花与人,通过一部《梅花喜神谱》,皆无量寿也。

很多人不知道,城隍庙里是有路的,只是你不知道它的路名。

“老马路”变迁 责编:殷健灵



## 绘就中国音乐史的壮美长卷

汤沐海



## 十日谈

“老马路”变迁 责编:殷健灵